

中南半島劇變後印尼對毛共之態度

李柏泉

前言

高棉、南越之相繼淪落以及寮國之瀕臨全面赤化，為東南亞帶來空前未有的大震盪。尤其在中南半島的悲劇落幕前急速惡化的階段裏，美國所表現的消極態度，東南亞各國在失望之餘，無不陷入惶恐不安的情緒。於是，各國紛紛見風轉舵，匆忙地改變各自的外交政策，以求「面對新的現實」。

東南亞國協中的菲律賓、泰國於本年六、七兩個月相繼承認了毛共，而馬來西亞則於去年即已與毛共互換大使。星加坡由於特殊的背景，其與毛共關係之「正常化」，恐非短期內所能實現。^①

至此，世人之注意力乃集中於印度尼西亞。這不僅由於無論就人口、面積、資源而言，印尼均為區內第一大國，更因為印尼處於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的往來孔道，當此蘇俄之海權已取代昔日之英國而出沒於印度洋和南中國海的時候，印尼之戰略地位更形重要，而其外交動向，自也不容忽視。

談到對毛共的交往，一項有趣而深具諷刺性和教訓意義的事實，乃是當今東協五國之中，印尼原是第一個與毛共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而且那是早在一九五〇年之事。換言之，直到四分之一世紀之後，方有第二個國家（一九七四年的馬來西亞）的承認毛共。而當目前，各鄰國紛紛「搶搭通往北平的巴士」之時，印尼所表現的冷靜態度，和所採取的堅定政策，更也就引人的矚目，並欲研討其原因。

如果說一國領導人之出國訪問常能反映出該國之外交路線，則印尼總務蘇哈托最近一連訪問了五個國家——伊朗、南斯拉夫、加拿大、美國和日本，當也足以表明印尼最近將來之外交動向。特別是，當印支全面淪入共黨手

中，東協其他各國領導人接二連三地前往中國大陸並與毛共建立所謂「正常關係」，同時又均要求美軍和美國基地自境內撤退之時，蘇哈托訪問的行程更顯示了印尼外交決策之獨立性，並不受各鄰邦所造成的「壓力」之影響，毅然把持着本身的立場和步調。

任何國家之外交路線，無論是長久執行者，或是短期內改變者，必有其特定之內外背景和基本因素。馬、菲、泰之所以改變對毛共甚或美國之立場，自然也本於其決策人自認為是的需要（雖然其判斷和估量之正確與否必須有待時間的考驗）。

印尼的領導階層，顯然洞察出一項事實，那就是，儘管同屬東南亞國協組織，但印尼之政治情況、國內當急之務、本身對抗共黨的條件和力量，以及與毛共交往的經驗和感受，並不盡然相同於其各兄弟鄰國。那麼，當那些國家見到中南半島淪落，而驚慌失措，而飛蛾撲火似地「投向」毛共之時，印尼也就沒有必要和他們採取一致的步驟了。

一九六五年的創痛

印尼自一九四九年脫離荷蘭獨立之後，在蘇卡諾統治之下，一直採行名為中立，實則全然左傾的擴張外交。因而幾乎與其所有大小鄰國，如菲律賓、澳大利亞、新加坡、馬來西亞等，都先後發生過磨擦和衝突。其與毛共的交往，則如同難兄難弟，身影相隨。自一九五五年萬隆亞非會議開始，雙方即在國際事務上，緊密地相互勾結，共同與風作浪。至蘇卡諾後期，雅加達與北平，更大有聯成軸心之勢。然而，毛共對印尼的野心，並未因此而滿足，竟然暗中指使印尼共產黨，於一九六五年九月卅日發動流血政變，欲圖一

舉而使印尼成爲一個澈底的共產國家。幸而，在印尼共黨份子謀殺了六位高級軍事將領之後，軍方團結一致，沉着應變，以雷霆之勢迅速收平了共黨的叛亂。九、卅的政變，不但招來蘇卡諾的敗亡，更也使猖狂多年、號稱世界第三大共黨的印共本身，遭到打擊和掃蕩。

印尼在蘇卡諾不負責任的統治下，國力原已弄得虛弱不堪，經此慘烈的反共搏鬥，其元氣更爲大傷。誠如蘇哈托總統最近訪問日本時所言及者：「時至今日，印尼人民仍在深受共黨一九六五年九月卅日武裝政變所遺留下來的創痛」。^②

對整個東南亞和全世界而言，印尼赤化命運之挽回，實屬不幸中之萬幸。否則不中南半島局勢之全面惡化，今日東南亞之面貌，早已不同吾人所見者。但，對印尼而言，此次慘痛教訓的代價着實高昂。這那能是東南亞國協其它國家所能全然體會。雖然，菲、泰境內也有不等規模的共黨武裝叛亂，雖然當年在英國人的領導之下，馬來亞亦曾經歷過多年的剿共戰爭，但是與印尼之幾乎遭受共黨完全吞沒的教訓相較，不可相提並論。

由於印尼掌握有充份證據，證明毛共是「九、卅」政變的直接幕後主使者，印尼朝野對毛共之痛恨也就不難想像。

蘇哈托之施政

蘇哈托取得政權之後，立即獲得印尼各階層人民之普遍支持和擁護。實際上，印尼全國上下，莫不以重建國家的希望，交付於這位農家出身的陸軍將領。而幾年下來，蘇哈托的「新政」却也真能一新國人耳目，且符合國人的期望。

蘇哈托掌政之初，印尼真可謂百孔千瘡，難題重重。而對此千頭萬緒的困境，蘇哈托決定將施政的重點置於經濟。從經濟的穩定與進步去解決其它難題。於是，一度每年高達百分之六百五十的通貨膨脹率，至一九七〇年已降低至百分之十以下。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四年，印尼完成了有史以來的第一次五年計劃，而第二個五年計劃也緊接着展開。蘇卡諾時代，被沒收的外國投資，重新又受歡迎而大量湧回印尼。一個由十五個非共國家所組成的「援助印尼俱樂部」——Inter-Government Group for Indonesia (IGGI)

中南半島劇變後印尼對毛共之態度

近年來已在印尼投入爲數約三十億美元的長期低利貸款。由於天然資源的豐富，特別是石油的產量，在目前的亞洲僅次於中東各國，因此石油危機以來，賺取大量外匯，對國家經濟發展助益良多。但由於蘇卡諾多年的荒忽，印尼之經濟基礎過於薄弱，有待努力之處仍多。蘇哈托政府有決心，逐步克服此等困難。

在政治上，蘇哈托執政以來亦大事改革，他釋放了蘇卡諾所監禁的政治犯，其中包括政黨領袖、知識份子、報刊發行人等。他也放寬了新聞自由的尺度。

對政風和吏治的重整和清理，亦爲蘇哈托所努力的重要目標。自一九六五年來即獨掌政權的軍人們，爲了結束此一「非常的」過渡時期，早日交出政權，業經宣佈一九七七年全國將舉行第一次普選，而後「還政與民」。

由於共黨必將千方百計增加顛覆活動、製造社會動亂來破壞此一大選，以打擊政府之威信，因之，如何提高警覺，防範此種陰謀之得逞，亦爲印尼當前的要務。

共黨之潛在威脅

一九六五年的那次政變，雖然使印尼共黨遭到全面掃蕩的沉痛打擊，但可以相信，仍有部分殘餘力量暫時潛入地下，或逃亡中國大陸。他們在毛共暗中指使和援助之下，隨時都在等待可乘之機，圖謀捲土重來，推翻政府。

事實上，多年來潛伏的共黨份子及其同路人，不時以種種方式在各地製造事端，引起社會紛亂。在印尼加里曼丹與馬來西亞交界線叢林地帶，目前仍被號稱「北加里曼丹人民游擊隊」和「北加里曼丹人民解放軍」所盤踞。由於此等武裝共黨百分之九十以上爲當地土生的華人，而其領導幹部多爲毛共所派遣者，再加上他們全部使用着毛共製造的武器，因此，在某些印尼人看來，那實質上就是印尼與中共間，未經宣戰但却公開的戰爭。近數年來，印尼曾與馬來西亞舉行多次「邊境聯合會議」，雙方協商進剿邊界的共黨部隊。在兩國歷經幾年的夾攻圍剿之下，該地區共黨游擊隊之聲勢和實力，已告大減，但並未消滅。中南半島之劇變，必然鼓舞了此等共黨武力的鬥志。正如蘇哈托所瞭解的：「雖然越南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鞏固自己，共黨在印度支那的

團結，將會對他們四周其他地區的共黨，特別是泰國及馬來西亞有着強大的影響力，印尼共黨殘餘份子同時可能會再行蠢動。」^③

在蘇卡諾時代，曾有為數甚多的華僑子弟，受了毛共的宣傳和煽動，回到中國大陸。近年來，儘管印尼政府如何拒絕並嚴加防範，仍有不少此類份子潛返印尼，其中固然有許多是對大陸的真像感到失望，而僅欲重返僑居地與家人團聚。但也混進了不少接受過毛共特殊訓練的共黨幹部。他們登上印尼岸邊，即告潛伏失蹤。來日，其等對印尼之危害和威脅，恐不亞於邊區公開之武裝叛亂。因其潛入的地域遍佈印尼各個島嶼和各大城市。

由於這些年來，印尼採行加速同化境內華人的政策，而關閉了所有的華僑學校，但不少華人子弟仍望學習中文，於是便有不少潛伏的毛共幹部，利用充當家庭教師的機會，而向下一代的印尼華人子弟繼續宣傳共產理論和思想。這種種事實，在在為印尼當局所深感不安者。

總之，雖然印尼共產黨之成立較中共尚早^④，但由於特殊的歷史背景，其後來之發展，很難擺脫華人之色彩（正如同馬來西亞共黨一般）。特別是「九、卅」政變失敗之後，印尼共黨的主力已完全遭受殲滅，除却轉入地下者而外，只有極少數幹部逃至中國大陸。因之，毛共更只有廣泛利用當地左傾的華人。此種特殊背景，更增加了印尼反共鬥爭的複雜性。因為，不論有意或無意，印尼的反共活動總難免捲入排華的色彩（特別以民間的情緒為然）。因為不論正確或錯誤，不少印尼人的心目裡，總以為二百二十多萬華人中^⑤，大多為共黨的「第五縱隊」。蘇哈托政府已肯定了華人在印尼生活的權利，因為他們深深明白華人对印尼經濟開發的重要性。但是，他們要求華人必須接受全面同化的政策，認為不如此，實無法永久斷絕中共對境內左傾華人之影響和操縱。也就難以確保國內之安全。此一情況，乃是決定今日印尼對毛共態度的基本考慮之一。^⑥

毛共對印尼之態度

近年來，國際間曾有過兩次重大事件，造成印尼對毛共政策的重大「壓力」。第一次為美國尼克森總統的訪問中國大陸，與日本的搶先承認毛共；第二次即為本年的中南半島淪陷以及菲、泰等國連續與毛共建交。

近幾年，國際上亦曾多次傳出印尼準備恢復和毛共的「正常關係」，惟每次消息傳出均迅速為印尼官方所加否認。也曾有某些外國首腦公開表示願意「調解」印尼和毛共的「爭執」，如日本的田中角榮、澳洲的惠特林等。但同樣為印尼所謝絕。印尼表示，其與毛共之問題，不需任何第三國介入「協助」，一切但取決於毛共之態度和行動。

蘇哈托和外長馬立克曾一再聲明：印尼必須要向毛共追究「九、卅」政變的責任。同時毛共必須停止攻擊和謾罵當前的印尼政府；毛共必須停止對印尼的滲透，保證不再顛覆印尼，不干涉印尼的內政。在此等情況之下，印尼方有和中共談判的可能。

毛共雖多次聲明不再對外「輸出革命」，也曾一度降低對印尼的攻擊。但是，受毛共庇護的印尼共黨流亡份子，却依然繼續在北平公開活動。

更使印尼無法忍受者，則是正當毛共對菲、泰等國採取所謂「低姿態」之同時，却於本年五月廿五日，印尼共產黨成立五十五週年之時，毛共中央委員會發表賀電，讚揚印尼共黨「在最困難、複雜的情況下，堅持奮鬥」，並鼓動其繼續推展「人民武裝鬥爭」的路線。接着，毛共全然不顧與馬來西亞建交前，「不干涉內政」之承諾，而於前不久對馬來西亞共黨發出類似的公開賀電。此等事實，在在加深了印尼對毛共的戒備。

註①：本年七月九日，星加坡外長拉惹勒南，呼籲星加坡華人，必須要視自己為新加坡人而不要再視自己為中國人。並稱，如果中共在這裏設立大使館，這裏的華人不應把它視做什麼特別的機構。除非新加坡對這個大前提感到滿意，否則不會承認中共。美聯社，新加坡七月八日電。

註② 泛亞社，七月八日東京電。

註③ 路透社，雅加達本年七月九日電。

註④ 印尼共產黨成立於一九二〇年，而中國共產黨成立於一九二一年。

註⑤ 此一華人數字，為一九七四年，印尼外長馬立克於雅加達一次記者會上所引用者。見美聯社，雅加達一九七四年元月一日電。

註⑥ 同前。馬立克向記者表示，印尼政府想首先解決某些內政問題，其中一個步驟為關閉印尼華人學校以加速華人的同化。在此之前，印尼不準備與中共關係正常化。